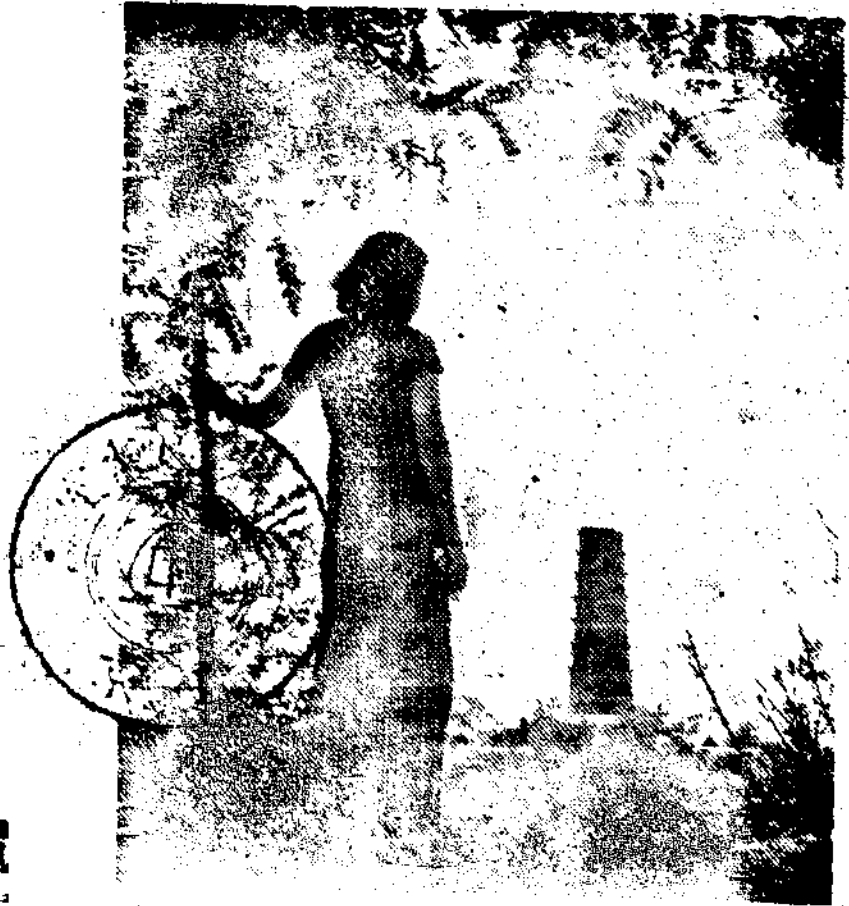


青 黃 河

青島文藝輯

革新號



編主維國單

福安公司百貨店

華洋百貨

化粧用品

應時鞋帽

綿毛織物

金銀首飾

珠寶鑽戒

發售精美禮券

承蒙賜顧 無任歡迎

地址徐州公明街一八四號

電話：七七三號

天 成 公 司

時 代 代 化 百 貨 店

華
洋
百
貨

高
尚
用
品

時
代
布
疋

艷
美
綢
緞

地 址 徐 州 啓 明 路

古 黃 河

革 新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目 次
青 島 文 藝 專 輯

泰山夕照(徐州名蹟：泰山塔風景).....	英蕪(封面)
寫在前面.....	單國維(2)
文學底自我表現(論文).....	魯基(3)
活(小說).....	公羊角(4)
黃昏(散文).....	紀水(8)
往何處去(小說).....	方齊(9)
窮困(散文).....	無隱(12)
奴隸的心(散文詩).....	木冰(12)
白日(新詩).....	虞克忠(13)
通解於長空中的冷風(散文).....	漢士(13)
火花(新詩).....	沉運(14)
海之頌(新詩).....	默汀(14)
掃(新詩).....	魯丁(15)
忠誠的跳躍吧(散文).....	谷夷(15)
連續式(小說).....	田軍(16)
如此家庭(三幕喜劇)(續).....	婉君(20)
文化預覽.....	道生(24)

本刊已向宣傳部呈請登記中

古 黃 河 (革新號)

中華民國卅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主 編 人 甲 國 維

發 行 者 古 黃 河 社

徐州公安街十九號後院

印 刷 者 淮 海 省 印 刷 所

經 售 處 本 埠 各 大 書 局

外埠：上海街燈報社、北平藝術與生活社、天津野馬社、太原覺民社、敬業社、青島文裕社、南京金門書局、濟南東方書社、中國青年社、蘇州新報社、張家口文化書局、張北縣書局、銀行、滄縣、興化等。

定 價 本 期 儲 幣 三 十 元 聯 幣 五 元 四 角

廣 告 刊 例 (每期)

類 別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後封面	壹〇〇元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前封面	壹〇〇元	一〇〇元	壹〇〇元
後封裏	二〇〇元	一〇〇元	六〇元
普 通	一七〇元	九〇元	五〇元

附註：圖版由登戶自備，款均先付，長期優待辦法面議。外埠函購加郵。

文學底自我表現

魯 基

少這寫下這題目，我自費了莫大的思維，至
 在現文壇的發展上，已有相當的速度，至
 於批評者與創作者之間，這不能不稱
 幸于批評者與創作者之間，這不能不稱
 去！——這是不能諱言的。——再走下
 去！——這是不能諱言的。——再走下
 去！——這是不能諱言的。——再走下

的。然而，現文壇上的評論，好像是沙漠上
 的。然而，現文壇上的評論，好像是沙漠上
 的。然而，現文壇上的評論，好像是沙漠上
 的。然而，現文壇上的評論，好像是沙漠上

「自我」在普通的解釋中，便會意識到
 自己。絕對不能責之以錯誤。然而，在文學上的「自我」
 與分析。作者對於「自我」的解釋，作用，是與其
 上現生活出來的。作者的生命便是在創作里歌唱
 或時。作者的創作，未能附入作家的生命與靈
 魂的時候，這創作便是「屍」，甚至那「不是」
 一個文學的模範。那不可稱為「創作」，只是
 文學模範而已。那不可稱為「創作」，只是
 文學模範而已。那不可稱為「創作」，只是
 文學模範而已。那不可稱為「創作」，只是

與活的語言。
 觀。也就是作者的思想與人格。在創作里，得以
 表現的時候，這便是所謂文學上的「自我」
 云云。

算作者思想的構成上，主要的條件，要
 思想。作者的思想是從生活中得來的。生活在
 思想。作者的思想是從生活中得來的。生活在
 思想。作者的思想是從生活中得來的。生活在

須在創作里充滿起來。而且歌唱着「創作即
 我」的私語。是作者的思想，是人羣里的「共同的感觸」
 的。須在創作里充滿起來。而且歌唱着「創作即
 我」的私語。是作者的思想，是人羣里的「共同的感觸」
 的。須在創作里充滿起來。而且歌唱着「創作即
 我」的私語。是作者的思想，是人羣里的「共同的感觸」
 的。

共同的人羣。甚至不妨與他們做一番
 共同的希望。

上。至少有着啓導的功。因作者在人群里的
 的。這上面，這構成了創作上「最忠誠的情節」
 的。這上面，這構成了創作上「最忠誠的情節」
 的。這上面，這構成了創作上「最忠誠的情節」
 的。

拉維寫來，頗無倫次，茲引對川白村數
 語作結：「……文藝作品，其身上裹了
 自然和人生的各種現象而再現。以爲這不過
 是外相的事象的忠實的描寫和再現。那是荒
 謬的皮相之談。……要之，即在以文藝
 作品爲不離是從外界受來的印象以再現，乃
 是收着在作家內心的東西向外面表現出去，
 再……藝術到底不是表現，是創造。不是自然的
 再現，也不是摹寫……」
 (一九四四·初春)

「天熱。」李太媽支吾着，「這些日子有活做吧？」

「棉說：『棉說：就來，你給他拆洗拆洗。』」

「地笑了。『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是家。『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地笑了。『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是家。『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地笑了。『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是家。『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地笑了。『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是家。『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地笑了。『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是家。『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地笑了。『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是家。『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地笑了。『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是家。『人家給活，不好做呢。』」

「什麼也不想！」李大媽往外走着，「走，出門轉過牆角，隔地地走。」

「太。『約計着兩個孩子也好回來。』」

「布。『兩個孩子回來，碎紙，破。』」

「小福說。『以後不檢這個。』」

「向海。『快吃吧，今日回來。』」

「合。『開水放於兩窩窩。』」

「在。『小三一天能檢一塊多錢的。』」

「海。『小生他娘也檢去。』」

「是。『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這。『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也。『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水。『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也。『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水。『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也。『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水。『這事，這能長年有嗎？』」

「又麻煩纏腿。」李大媽似平很高興，「這真不走了，不久便抱回兩件。」

「身。『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發財。『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天的。『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似。『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如。『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看。『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天。『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先。『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再。『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已。『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便。『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多。『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不。『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預。『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來。『人家裏走字，越有越肯。』」

「活做。『這兩天咱娘沒有。』」

「就。『這兩天咱娘沒有。』」

「地。『這兩天咱娘沒有。』」

「想。『這兩天咱娘沒有。』」

「肉。『這兩天咱娘沒有。』」

「地。『這兩天咱娘沒有。』」

「恐。『這兩天咱娘沒有。』」

「見。『這兩天咱娘沒有。』」

「水。『這兩天咱娘沒有。』」

「再。『這兩天咱娘沒有。』」

「水。『這兩天咱娘沒有。』」

「一。『這兩天咱娘沒有。』」

「小。『這兩天咱娘沒有。』」

「便。『這兩天咱娘沒有。』」

「小。『這兩天咱娘沒有。』」

「便。『這兩天咱娘沒有。』」

見回來。心懷了一塊石頭來的。見海潮正任上漲，心不由地跳了。起頭頂上，小福正站在海水裏。一雙小脚板，地叫着，向不遠處。福又跳了滿身水，他哭着：「小娘！……我哥哥淹在海裏了！」

「你站穩！別動！……」小福反游了，舉地大步。這水裏去，越游越壯，水和肚。放下水，眼裏把小福抱上岸。來。放下水，眼裏把小福抱上岸。地。方。在。水。中。似。乎。有。一。件。黑。東。西。底。衣。袋。大。哭。起。來。小。福。便。拖。着。眼。

「你哥哥……」小福便拖着眼。往。前。走。幾。步。那。黑。東。西。又。不。見。了。半。天。也。沒。再。浮。上。來。天。已。黑。了。海。濱。旁。沒。人。

「走！！」

「你這不脫下這些濕衣裳。」

「這是天命，哭一頓也沒用。」

「死了，我也不痛心，活着。」

「快別傷心吧，這也是命。」

註定！……什麼都是命！小福，差點沒了命！……他爹，他爹還說不說我……

「別傷心了，別傷心了……」

「你不去？」

「小福搖搖頭，無力地閉上。」

「大福是怎麼了……」

「連尸首沒有了……」

「小福沉地睡去了，朱大媽。」

「沒吃，便去閉了門，也臥到。」

「各處，眼淚又流了下來。」

「這夜，朱大媽一直沒睡，朦。」

「一片潮水時，她就昏迷了。再。」

「小福病了。」

「第二天早晨，朱大媽又早早。」

「過來看，朱大媽兩眼又紅腫着。」

「上熱得這麼厲害！」

小福還在昏睡，李大媽伸手。摸他底頭，發燙呢。」

「恐怕是病了。」

「孩子小，一受驚嚇，再叫。」

「潮水一急，免不了要驚嚇！你。」

「看，熱的挺不輕，不如就找個大。」

「夫給他看看。」

「這兩天沒有什麼活做，又。」

「沒有錢，那裏去請醫生？」

「小福底頭：『這得富倒多。』」

「少能給小孩子看點小病什麼的。」

「這也罷了，點什麼事，都。」

「是鄰居，沒法子。我去找他吧。」

「好去幫人家……」

「家，他不知道，這人才好。」

「求求，真是個好人！」李大媽巡。」

「自走了。」

「朱大媽連忙收拾收拾，先洗。」

「臉，這得當家了，戴個新草帽。」

「的，穿一身漆布衣服，好似新做好。」

「這就是趙先生，李大媽笑。」

「什麼表示，看朱大媽有沒有。」

「真不，快請坐吧，麻煩趙先生。」

「沒關係。」

「說話，好像又沒得說：『不要。」

「藥，吃點藥就好了。我有現成的。」

「晚上拿來吃點，發發汗就好了。」

「真得謝謝趙先生。」

「不要緊！那是鄰居，沒關係。」

「叫他好好地睡吧，不要緊……」

「真得謝謝趙先生！……」

「萬別叫趙先生再跑腿了，我跟了。」

「去拿錢。」

「你也不用自己去拿！」李大。」

「媽說：『我跟你去，你。」

「好好看着小福吧。』說着，便和。」

「趙得富立身走出來。」

「實在得謝謝趙先生……」

「沒關係。」

「禮貌地點點頭，和李大媽一同走。」

「了。朱大媽又轉身看看小福，心。」

「里只覺得莫名地感激，越想越。」

「怪人家發財，真怪人家都說是個。」

「好人……」

「不一會，李大媽拿了一包藥。」

「小福吃了下去。」

「小福這天下午睡得很安靜。」

「晚上，趙得富自己來了，他。」

「連忙讓趙先生坐下。」

「『趙先生，趙先生又自己跑來。」

「了！』」

「『許不要緊……』」

「『不要緊……』」

「『他吃點什麼。」

「沒有？』」

「『啊，吃了。』」

「『有病，非多吃些東西不可。」

「錢。多買點好吃的東西給他，別痛。」

「任沒有錢……』」

「奈何……』」

「趙得富忙低下頭去，摸摸小福。」

「底頭，一邊不住地說着：『不要。」

「緊，不……』」

「『忽然又抬起頭。」

「來看着李大媽：『沒錢用也不要緊，我這。」

「有，拿去用着，沒關係。』」

一些鈔票給朱大嫂。堅決地拒絕：「有！有！有！怎麼好！用趙先生底錢？」拆洗的破被？「不是送還給我，又透露出她個強烈的個性。真，謝謝趙先生，別……」趙又透露出她個強烈的個性。的謀畫又歸泡影，便把錢放到口袋里：「便把這些藥吃了，用溫開水吃下……」朱大嫂答應着，細看那藥，依舊和藥店裏賣的平熱散一樣的東西。趙得富遲疑地學着想了一會，樣子已沒可說，便站起來：「我走吧，吃了這藥就唔，我再來看吧。」他出門一

的勇氣了：多日沒有活做，手裏又沒有錢，又遭了這這一步……她感到有些恍惚。……門輕輕地推開，趙得富又進來了，她急急立起，看他手裏拿了許多東西，他正在回身關了那個門。趙先生……他又……？「哦。」趙得富和悅地笑着：「你還沒吃飯吧？我知道。別光爲孩子難過，害了自己底身子食品。」他放下手裏的一大堆

朱大嫂由趙得富自己走了，朦朧着睡去，她又做了那個夢：朱大哥……她哭澀着醒來了，看看窗上已經雪白，摸摸小福身上，滾熱！她站起身來，把一根麻繩拴在梁上，這時小福轉側一下：「娘！」

朱大嫂躡身在炕一邊了，看看小福又一轉身睡去，突然她解下那根麻繩，丟到一邊去。這個人，一死什麼都完了，爲這個孩子，我還得正經地活！她想，並且決定：明天和趙得富正式同居，或者馬上和他斷絕。過去的不再想它，天明後決定這兩條路中底這一個。

天津 中國藥廠出品

白松糖漿
麥精魚肝油
全杏仁
牙痛水
露露水

總代售店 中華藥房

徐州市文亭街東口

出品精良藥力準確
請君一試方知不謬

徐州 大成綢緞百貨商店

豔美綢緞均爲蘇杭最新出品
流行時裝衣料
特製經濟外套
男女時式皮鞋
日用百貨化粧品
如蒙惠顧格外克己

地址 明公街一七九號

的 的 瓜，了 獲他呆吵他 舒有向
 屋 女然 于曉置 一部的，一 了他日
 子 孩感望，了 在擺人爬痴弟眼 弟口來娘
 的 佛子到着不 就 藉着給下坐弟，弟長代每晨
 四 怕，了兩順叫邊溫了 牀着望低一 氣替晨
 周 差他會個得別雜熱他來，着低 瞬時了 開
 。 似嘴未小回人物的一， 彷彿目告就弟當忙
 望 的看有 小谷拾中瓜把 倒佛自告就弟當忙
 忍 了過 的，淨的干 坤了失 呻訴大弟他碌
 牆 住滿 的背赤了 破，瓜兩了 吟他聲和剛的
 邊 了眼 心影着！提 妹干碗主的： 嘔妹剛最下
 昨 淚淚酸消雙一 籃妹。水 意娘娘餓妹由初的 鋼的 昏 退疲的夜得動也了 作今從，子工運龍汽
 天，水，失是弟： 管 給，不，已 爐的地 永看眼柱突時得息難無娘要需因却未從例時的 的如天
 弟 望。仿 在就弟一 慣 他柱翻舒柱都前工瓜，了 睛子然發入之的力，看 要為不 噴入外 候嚮低 同亮
 妹 望。佛 門追口弟的 們子翻眼子醒立 作于熱火，揉的出睡後 咳操已 願侍柱得 過了 的 了着 吼病
 們 不 是 外 出 中 弟 一 喝 叫 眼， 趕 了 起， ， 着， 輕 着 戰 斷 了， 嗽 勞 疲， 候 子 不 一 工 呆， ， 獸，
 回 不 拾 見 個， 去 塞 快 手， 了 妹 皮 不 緊， 身 知 這 昨 溫 輕 紅 傑 績， 娘 和 了 病 一， 的 拋 日 廠 在 今 該 沈 悶 工
 的 光 戲 子。 了 呵 然 和 呆 亂 了， 只 是 剩 了 悄 乾 呻 中 剛 苦 整 磨 辛 妹 病 工， 子 中 柱 上 的 鐵 的

方 去 處 何 往

來吃就消忍子整就一 含為得個娘慘獄
 。也罵失了哭兩從個 幸了裂不拾的獄 獄
 含沒他悲泣天那黃柱的生 了懂柴生後自
 笑有們笑哀，天昏子走活口人，涯，從
 的 容，可娘那娘記上，子事拾，娘 著：
 分再甚，以是不又抱得 了為，的 草娘就在
 給每或她後看做高着那 最了却 孩，給 肩一個
 他 晚 打 的 娘 看 事 又 週 年 後 孩 仍 子 拾 入 起 個
 們 帶 他 牌 就 囉， 瘦 滾 春 淨 子 難 呵 煤 家 了 意 外
 了 兩 們 氣 整 餓 也 的 的 大 扎 的 填！ 核 洗 全 的
 。個，也 天 的 不 爹 弟 的 溫 嚮， 衣 家 的 不
 他 火 也 變 忙 孩 吃 就 弟 他 最 飽 一 娘 然 給 重 幸
 與 燒 再 暴 燥 着 們， 見 剛 剛 慘 娘 四 雙， 人 担 中
 弟 或 無 燥 着 們， 見 剛 剛 慘 娘 四 雙， 人 担 中
 妹 一 好 了， ， 只 了 着 十 的 不 口 手 娘 家， 被
 又 把 飯 了。 她 她 是， 跑 二 一 得 的 肚 已 有 東 始
 怕 花 給 動 的 只 抱 最 回 途 不 肚 已 有 東 始
 又 生 他 不 面 得 着 初 家， 。 忍 子 操 着 西 了 了
 回 們 動 上 暫 後 整 來 在 辱， 作 三， 悲 卒

娘他小 一回 的， 的， 閉的 一 在神呻知舊煤
 的想小 下答 你他仿襲向嘴着 露 娘不吟做的核
 苦起的呆，一他醒惶佛上愛唇，骨娘沒身安一什被，
 痛了變呆眼個急醒有心修毫頭，的有邊的聲麼望
 ；四動的睜字切！的要頭飾無髮額面回，在聲好，望
 年，坐了也的 俯拖，的血像骨色應輕地像，心空
 來許在睜好注 狂走他娘色亂高枯，輕上石鍋在了
 的多牀立呵觀 娘娘不是，早高黃僅的亂子中急的
 生難邊刻！着 耳的安完半般的，只問轉似的急飯
 活亂，又可是 聽手拉改着披出且動，擊開忙子
 ，的觀閉是 了由起變吐，像了娘最打得的，
 四想 着 了 娘， 起 陰 了 了 出 刻 雨 是 動， 後 着 碌 跳 望
 年 來 翻 娘。 只 等 的 的 死 難 敏 深 明 皮 不 向 的 的， 牀
 娘 動 面 是 待 一 牆 枯 的 的 紋 陷 的。 喝 牀 心 窩 雙 上 零
 的 在 上 每 頭， 娘 角 瘦 恐 呼 的 半 黃 點 前。 手 零 亂
 操 勞 中 個 了 要 娘 出 手 突。 上 半 似 ？ 俯 心 的 不 破

第一着 叫： 娘， ？ 是要家因為
 一娘淚 小自 我小臉的為他他
 次抱， 「一順己他」一叫他忘，小他他
 感緊， 唉爹人娘罵的怔怔我俺要入你願忘他
 到了娘， 。家，他爹住，叫爹打，娘打不念。
 了他自孩爹都俺小呢了，你俺換小不是架了爹
 深，己子，欺爹忘？爹爹你順要養時那，可
 澆緊的，俺侮多入他是，換！可，精小，順當他
 的緊淚孩找咱會要哭的你！一！是，小，順當他
 將雨子！一！來他着人那！一！是，小，順當他
 。頭水子！一！時爹打回的家裏！
 貼的， 妹不他爹？
 在的， 妹在他家，家
 娘流下， 也家，家裏
 前。給 附，着 他告
 他然 合 人 問 告 着

去在不惡受而，叔們整做破了不來上堆的， 名
 的。娘是那凍且娘或有夜飯洞兩出找痛中屋娘 其妙
 疑他背柱些，一就是把支大有歸了衣未拾，得着裏常那
 感。到指的爺是把使爺笑有孩服用煤與哭煤，將冬似
 寂笑娘大柱的柱，。時子於的核她可核而妹天乎是
 孤都。並給抱每手領晚娘子也，是鏡，整是與頭妹，是
 單禁况因不他着次動些上白，再的那爛柱弟活地
 。止且為快們第當脚隨就大她不談個，子用更翻
 小他隣他樂零弟這，生常常淨泣晚朋手着圍了。
 心們人一他，錢着大孩人將破了流淚之友都飛起，
 翻孩都來莫他妹叔子來他睡僅有後王凍雪來常
 起子忽，名們妹或們家們，丟打，大破擲放常
 了到然娘其不出大叫，丟打，大破擲放常
 無柱惜就妙再去爺他娘在着身她娘叔了在那，拉陰着
 可家的乎厭厭，時大他中欠有出再次晚吸洗

窮困

就在這提筆要寫什麼的時候：我底兩個孩子，一個是害「出疹子」病倒在床上，一個是害「出疹子」病倒在床上，我底兩個孩子，一個是害「出疹子」病倒在床上，一個是害「出疹子」病倒在床上...

這是一篇小說一類的東西。可是，我這一個兒心上快得好像什麼也沒有，我這一個兒心上快得好像什麼也沒有...

「垂子你別哭，那條洋襪袋子我給你做了棉褲。」明天就是冬至節，恐怕三天兩日要下雪，沒有棉褲怎麼出屋？

我怎麼會想出來這六句呢？是這樣：那天我走在路上，因為那一天是防空演習日，我忽然若有所悟地發現了我穿的棉褲是我女人用兩條洋襪染成黑色做表，拆了我底舊破棉褲...

無隱

母親把這包書用的洋襪袋子剪了，做了棉襪。於是這重稚的心上爲了沒有了書包而懊惱，竟哭起來，於是把這故事描畫出來...

這一位太太真有福，抱着個少爺也不哭。聽了這兩句的我底女人笑了，我也笑了...

這一片黃昏景色，此時此地，我很想把這詩也寫得得意洋洋，又素素，又幽雅，既通俗而又免俗...

「明天本還是我那件襪子單褲去當兩錢，問問藥舖「出疹子」得吃什麼藥能！淨喝香茶水那能就治好了病...」

奴隸底心 木冰

我看到一個警句：「沒有希望的人，即是將走入墳墓者」。數年來，我像一個幽靈似的，苟活於塵埃裏。

由於日子過得太平淡，我厭棄了周遭的事物，乃陷於虛無裏。想一想罷。有多少人忍受苦難的鞭撻？有多少人接受了命運的給予？

他們總是以生底意志，去搏取希望着的目的。我呢？却懷着一顆奴隸底心，嘆息於自己的衰老。這多餘的嘆息，也真是多餘的。

在嘆息之餘，我願被求生的熱力所煎熬，所鼓舞。邁過去死底墓園，掙扎於真實的生活的旅途上。這祇是一個單純的希望，這希望總會驅使我發生一些美麗的憧憬。我相信：生命總在跳動的。去罷！孩子，祝福你走於新生的路。

祭日

虞克忠

妹底眼睛
 是在凝望着什麼呢
 是海天外的夢想嗎
 是這方的情人嗎
 妹很少說話
 但却慣常嘆息
 妹太愛撒一抱感傷的種子
 妹愛夜
 愛黃昏
 愛一個人默默地走太長的路
 妹說妹有一個夢
 點綴過妹美好的生命
 會燃燒過妹底靈魂
 但如今它已逝去了
 妹更喜悅紫色的裝璜
 和一支紫色的戀曲
 妹說縱使生命顏色
 紫色也是存在的

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

漢士

夜半。三更鼓聲涼地敲碎了枕上如長流串串地酸淚。
 我踮踮地低個於黑暗中長空舞起的冷風。冷風有疏散的空星，枯枝上拽有下弦殘月燐
 映照。那是悲哀的銀河恰如悲哀的眸子。是淒靜的孤影為淒靜的幽靈。
 枯寂的林樹。奏出淒厲的響聲。沙塵陡然被掠起。乃擲向天邊底淒迷。我踏着那幽涼
 的調子。讓風沙無停息的推動。風沙敲打我正如我生命的芬芳日日被憂傷敲擊下片片的殘
 紅。我穿過崎嶇的暗巷。又被帶入街燈昏暗下的微光——微光慘淡下瑟縮着顫抖的孤獨的影
 子之中乃拾起一個憂傷的夢！
 仍是。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那時是荒蕪的原野風聲伴入兩團被愛情燃燒的烈焰的戀
 之火。有雙草掩下的白石斷橋。乾涸了流泉那破敗的小溪。我們雙雙踏着脚下僵凍了野草
 根上的黃土道。妹曾被野風捲起落於我額前的妹底溫香的秀髮（乃拂起我一陣子神魂的顫
 蕩）。冷風吹向我們無掩護的面孔的愉快。妹與奮得嗚噓這無人會享受寒冷大地上的清幽
 。這無人理會的野渡與荒原。怪有意思的冷風給予我們永遠不能忘掉這新奇的出遊。我窺
 視一下妹嬌喘下吹出如白烟霧的小巧紅唇。那大衣其內凍得鮮紅如蕨菜也似的臉頰。啾！
 間蕨菜可有妹面色的神韻的明麗。那如霞光紅潤的秀美。
 我們旋轉於風中遺留下的是熱戀的回憶。我們看枯枝後丘陵邊的一個凹谷。凹谷里有
 一株株粘乾的紅葉樹。紅葉樹下片片零亂的足跡。是我們愛情畫面中最瀟灑的一筆活潑的
 渲染。
 黃昏時。晚霞也更織起的絢爛絢麗正是我們兩年來六百多個甜歡的日子。乃織成深愛
 的一面純白的情網。情網下有我們曾相偕於嚴寒下那斷橋旁小倚的欄杆。遠眺那瀾列海水
 的深碧。瀾列前半年的時候是炎陽蒸起的海中的熱潮。白金色的聖潔如石膏像的玉體。會
 泳於澄清漣漪上的如祖探的游魚。如今寒冰結於潮前沙灘那些個濕潤。猶遺有妹的風香的
 粉痕。海面外掩一而蒼荒的遠山。從深碧的空際。我們曾於薄暮中細數那稀落眨眼的星華
 。軟語與嬌笑。釀成戀火的溫熱。別時的感戚。曾吻乾妹明眸上的淚珠。冷風中。有冷風
 中的銀鈴的甜笑。也有被冷風塞住叮嚀的哽咽！……
 戀情化作了相思。過去的如愛染長河中的一支幻夢。幻夢後墜落的流星。回憶是一杯
 苦酒。中有滴下的一串串的清淚。捉不住的是往昔的醇香。甘甜！
 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我獨自徜徉於冷落的街心。有粗風的狂吼。吹過耳邊的哀鳴。
 我由街心被風掠過夜深的荒郊。再由荒郊移向靜寂的山巒。遠望海面三兩燈火的漁船。忽
 明忽滅顯蕩於巨浪上的如我內心忐忑不安。近處山麓下仍有一種小樓內明亮的燈光。明
 亮是窓內幸福人們的歡愉。我淚落在被人遺忘排側的孤零……
 夜深。淒咽於簾中。我凝眸這舞於長空中的冷風。慘痛的回憶。憂傷乃綿綿地將愁腸
 淚斷……

火 花

沉
暈

好像一個火花
 閃亮了一下
 曳條頹落的尾巴
 掠過天空的一角
 這一個永恆的記憶
 是一個
 生命的燈
 我們為你
 顫抖地
 叫喊心底
 你是生活的囚人
 你却執着武器
 戰士
 反抗
 終子閉了眼
 不帶一個微笑
 推進了
 死亡的淵谷
 你有憎恨
 你有痛苦
 你有愛
 塞北風砂
 積雪原上
 有矯健的影子
 風砂中
 洗練倔強的靈魂(註二)

在暴風雨捲着
 海面上湧着
 但我沒有自由(註二)
 知道一個狂熱的心
 有對自由的渴求
 長索「八月底罪人」(註三)
 到生命的盡頭

你放開
 乾底渴喉嚨
 心底火燃燒
 到永遠
 是一條洪流的力量

生活殺了地
 反抗生活的歌者
 死了地是生命
 歌聲噴亮
 活着人們的心里

受盡的痛苦
 受盡的折磨
 向死亡預約
 閉了眼
 像一個火花
 像一個閃電
 消逝了，可是
 你還遺留下
 一條光明的尾巴

註一：見華文大阪每日的文
 人像贊，其「我的真
 面目」一文中
 註二：見其作長詩「八月底
 罪人」詩句
 註三：「八月底罪人」刊於
 「大阪每日」日廿九年
 一月號

附記

高深死了
 消息地傳來，我沒有淚，也
 沒有悲哀，但痛苦，憤懣佔據了
 我的心。我瘋狂的問着自己：「
 他為什麼死了！」

對高深，我們不相識，沒會
 過面！沒談過話，也並沒通過一
 次信，但對他像我的一個忠誠的
 友人，在文字間，我們熱情的熟
 悉着。

讀他的長詩「八月底罪人」
 是四年以前的事，那時我知道有
 一個倔強的人在歌唱着，不屈服
 的歌唱着！

現在他是死了，死在生活的
 黑手下。

為什麼他要死了，為什麼倔
 強的人，有靈魂的人要死掉了。
 活着的人呢？沒有靈魂活着
 的豬羣一樣的人呢？魔鬼一樣的
 人呢？
 高深死了，他永遠的含着憤
 恨死了。

愿他是一顆殞星，埋葬在我
 們記憶里的一條光明的尾巴！
 我們要記念他，不需要嘆息
 與歌頌；

愿高深的歌聲，永遠活在我
 們的心里！

卅三年三月十三日沉暈
 詩于青島

海之頌

默汀

大海
 波濤的洪流
 激盪在
 溫柔的沙灘
 青色的岩石
 終日
 奔流
 高喊着
 生命的甞子
 你
 沉毅
 個強...
 披着鉄色的靈魂
 掀着生命的波浪
 大自然的波頌
 永遠
 歌頌着
 青年的水手
 萬里的長征
 萬里的長征
 鐫記着
 十五世紀的末葉
 (哥倫布航海的故事)
 大海
 自然的首領
 在千萬年前
 洪荒時代
 產生了
 (在上帝造物的第一天)
 古今的人們
 向你歌頌
 直到永遠
 四四、二、十七青島

掃

魯丁

「快掃吧，孩子！」

西山後落了太陽，

涼風打透了薄的衣裳。

看！咱的樹葉才掃了半筐，

回去——怕又燒不滾半鍋熱湯！」

「呵！俺沒有力氣了，娘！」

「快不快掃吧，

提着這半筐樹葉，

家去吃一點冷的乾糧！」

「唉！孩子！」

「咱哪有乾糧吃呢？」

半升米今日拿了給養；

家去咱只好吃地瓜根，

等爹爹「出夫」回來再講！」

「娘呵！俺可不掃啦！」

天黑了，風也太涼。

走，我扶着妹，

走回前邊的草房：

「看一看爹爹回來沒有？」

「咱好做點飯填填空腸！」

忠誠的跳躍吧

（新生之簡）

谷黃

我很想在我們見面時，談一個透澈，但

每每於晤面之際在我們之間像有一種阻
隔，使我說不出更多的話。這阻隔不是生澀
，不是情面，一方面或許因為腦有引起關於
這話題的機會罷。再一方面，是因為你的環
境的關係，我不願撩起你一些無味的憂慮或
悲哀，這比較真實些的。

現在，你是步到另一個環境中去度着教
員生活的人了。在精神方面相信你是愉快的
，所以，即使我最嘮叨的話，除了增加給你
一點益處之外，堅信對你是無有害處的。

據經驗所知，青年人往往會在金錢里沉
淪，消極起來，尤其是在偏僻地小城縣里
生長的青年人，在一種傳統的習俗下，朱門
鎖住了這一個人的終生，社會上並有他的足
跡和聲音，也就是與社會絕緣了。那麼，他
只認識了自己家庭中的人，看重了他自己家
庭中的人，守住自己的財產，享受自己的財
產，於是，輩輩在這種傳統習俗下翻筋斗了
。像這樣的人，不能卑賤他，只可論他是一
個前代的遺孽罷！

你，我很忠誠地說也是這樣典型的人物
記得我讀過你的文章，時時會碰到一些
（憂慮）（怯弱）（自卑）……的字
眼，這就知你處境的氛圍就是這樣造成你
性情的情況，不能絕對說你是一個憂慮病者
，不過你的人生觀怕是決定了你一份生命
的前程，你是一個青年人，有時却說出來白
髮蒼蒼老者的語句，這樣你的生命前程便難

發展了。

應該批評你忠實，正是因為你的含有憂
慮性質的忠實，顯得你有些痴癡了，不過可
幸地自己還珍貴自己的生命，看重了自己的
前程，所以，對你尚有一個大的希望期盼！
說你是一個前代的遺孽，這不是奚落你
，也不是諷貶你，在你的過去的一部生活軌
跡中，你確是「如此」現在的你，老實說一
句，是多數朋友——知己者——給你的力量！
勿庸我舉例了，自己會檢討的。

你常常嘆息着自己的力量，很知道也怕
做一個時代落伍者，也怕被家庭的封建鎖住
了終生。還想跳躍，跳躍到社會上人羣中，
我希望你忠誠的跳躍吧！

企冀你鍛鍊！你雖然是忠誠、坦白，還
須有奮勇的精神，用你的腦子思索些更重要
，更有價值的事情和道理，你該知道，一些
女人的失敗，還大半是受了多「疑」的害！
何況你是一個男子呢？

在世囊中，你還是一個孩子，一個不會
走路的孩子，一切一切都對你是生疏的，你
或許也不明白那一切一切的利害關係，所以
是脫離開家庭糾索，而又接近了對你茫茫而
不順利的生活了。告訴你這生活對你總歸是
好的，慢慢地會改變你使你得到些東西的。

你不要氣餒！也不要嘆息！碰一下「釘
子」便是得到的一個經驗，和增長一份創
造生活的能力！

鍛鍊！忠誠的跳躍罷！

沒說什麼，李健又鬼鬼地笑了笑。
「五哥不錯罷，當初一品的大
頭目罷！」

「快到了罷」，麻五張望
一眼廠門，沒有半點表情的看了
看李健：「我找總務長去，李健
馬常沒來過？」

這時已有七八個工人噴噴着
走近麻五，大家忘不了麻五對待
大家的好處，齊大聲兒指指點點
過去。

麻五沒顧的接過去，好像沒
看見這些臉在朝自己飄熱，眼
睛看着廠門，嘴裏說：

「快到了罷！」

李健沒把麻五帶進廠裏去，
外國守門工人禮堂顯得特別慎
細，麻五被推在大門旁邊蒼白着
臉說不出話來。

開車的時候，總務長點手止
住了李健，工人們拿驚奇看着總
務長說話：

「大家都知道了罷，麻五們
的事」。

總務長拿白眼珠瞧着大夥兒
，李健起先覺得在靠近倒車間
裏，總務長的眼睛射着他，他不
能往前擠了擠，靠近他的人閃一

閃避顯見是李健。趕着找總務長
的臉看。

總務長把外一些話交給了李
健，他覺得皮鞋走了，李健紙了
唾嚥唇轉過臉來朝大夥兒：

「總務長說麻五他們是洩風
份子，說了一計逼他們走了，大
家都知道的」。

不知道的尋找別人的臉看，
姜成梓着手從廁所跑出來。

「馬常也來哪！」
跑着有人驚異的唔了一聲：

「在那裏」。
「剛才還在廠門口磨羅來呢

？王老頭先隔着玻璃看見的，小
子們，」姜成梓了雙鼻頭：

「瞎子打開啦，有話說的趕快亮
出來罷，吃生米的誰也不知道別
人的拳頭多麼大」。

李健的臉漲成猪肝色，緊玉
珍扭頭拉着一個女工走回棉紗車
「我看出麻五今上午來不懷
好意」。

李健可得仔細點好，怕的
是

「姜成別和他們鬧成一氣就
好了，那小子可不拿準」。

玉珍看了看李健，圍着聽說的人
漸漸散去，李健手裏還沒放下煤
絲板。
大輪轉起來，李健走在潘秀
英車間看了一眼被人半亮了的黃
瘦。

一九四二、十、廿號

會社務服·化文力努

新刊文具
徐州
書店
應有盡力

號七十街安公市州徐

淮海省政府印刷所啟事
本所係官督組織專印省政府及
各機關各法團印刷物品但於應
付餘暇為促進文化事業起見亦
代印工商界各種鉛印石印等物
品恐未週知特此通告

代售商務中華世界書刊

新世書界店

南路市中路明啟市州徐

大華書局

新刊雜誌
文具簿冊
零傳批發
力求克己

北路口東街亭文市州徐

新新西菜館

節約菜 西餐 經濟飯

電話：四七六番
目下增設特別大菜
燕窩魚翅
中菜西吃
先期定座臨時不備
地址：徐州啓明路一〇三號

真正北京便飯口味

羊肉館

招待周到歡迎一嚐

餡餅

餅

粥

新添烤鴨烤涮羊肉

地址：徐州市統一街路西

淮海地區鐘表業權威

徐州

名廠鐘表
唱機唱片
各種眼鏡
精工修理
備貨新型
售價公道
大西洋表行

徐州公明街中市路東

鼎馨

印刷刻字文字具店

經售 承印 專刻

文房用品
體育器械
五彩套版
精美禮券
角木牙石
各種印章

地址：文亭街中市路南

上海新化製藥廠巨獻

貧血特效藥

給我新動力！

給我新生命！

深 得 吾 心

（主治）
惡性貧血 續發性貧血
病後貧血 產後貧血

淮海省總經理處徐州京滬西藥行
正街大 電話一六一〇八號

本列已在呈請登記中

飾品專家

百貨總庫

售價力求公道

各種貨色齊全

夫 祥 公 司

質料精良

男女時鞋

電話一七一七號

徐州明公市北首路東

本列起運請洽三...